

韩璇
选编

2014 NIAN

2014年

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二十年，一套书
权威专家精心遴选
当代华语文学年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韩璇
选编

2014年

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4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 韩璇选编--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
(2014年选系列丛书)
ISBN 978-7-5354-7766-8

I. ①2… II. ①韩…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推理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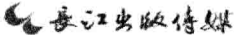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2771号

责任编辑: 高田宏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泓润书装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8.25 插页: 2页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90千字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草庐夜话	沧海月	001
洞房命案	王永坤	023
黄泉歧路	何慕	032
大明刑事录·河间活尸	山海盟	054
爱你的记忆	糖果果	070
童童之死	格格蕾	078
鬼楼奇案	王拉寿	114
狼圈	王跃斌	142
另一个“午夜撒旦”	张蓉	159
迷失在平行空间	冯舒	177
皮格马利翁的戒指	漆雕醒	192
如何让你不杀我	马丽	219
夜行人间	新雾寺	226
死者的谋杀	马儒	258
美杜莎之死	洛风	270
泄密的画框	香无	310
替补之夜	齐克勒	323
大明宫投毒奇案	李燕	348





2014年

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完美错误	韩梦泽	355
截图里的杀机	马 芳	387
诅咒之位	风雨如书	395
妖猫	阿 真	406

草庐夜话

沧海月

引子 夜雨

已是初冬时节，天空中乌云蔽日，暴雨如瀑布般从天际倾泻而下。此时刚过酉时，天地间就浸入了一片黑暗中。

燕无忧一挥手把已被狂风吹散了架的油纸伞远远地抛入了江中，黄豆大的雨点儿顿时便“噼里啪啦”地直接打到了他的身上。燕无忧吐了口嘴里的雨水，愤愤地道：“这种破伞也值三两银子，看来万宝斋的东西也有骗人的。”

沿小路又前行些许，燕无忧的衣服就已经全部湿透，他低下头看了看脚下的牛皮靴，这也是在京师万宝斋买的，虽说现在没漏水，但在泥泞中跋涉了太久，黑色的皮靴已经被黄泥包裹，完全看不见原来的面目了。

燕无忧皱了皱眉头，心中一阵懊悔嘟囔道：“早知如此，我燕无忧何苦来这蹉浑水？老老实实在金陵城里喝喝酒，听听曲子，该有多安逸？”

如今想这些显然已经没用了，燕无忧叹了口气，又喃喃道：“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我发誓您现在要给我燕无忧个能遮风挡雨的小屋，让我生上一堆火烤烤衣服，最好再喝杯酒暖暖身子，我以后一定，一定……”

燕无忧还没想好如何回报观世音菩萨，江岸的林荫路一转，一个小草庐就出现在眼前，里面隐隐有灯光闪动。燕无忧心中狂喜，飞步向小





2014年

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屋奔去，要许给观世音菩萨的好处也就此省下了。

燕无忧推开屋门，一股温暖干爽的空气迎面扑来。屋内几个人正围坐烤火，此时一起望向了刚进门的燕无忧。

眼前的燕无忧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的年纪，中等身材，身上的一袭蓝色长袍本来衣料考究，只是如今已满是泥水，整个人看上去狼狈不堪。尽管如此，他那双灵动的大眼睛里还是透着一丝笑意。

燕无忧掩上屋门，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打量了一下围着篝火而坐的四个人。

面朝大门大马金刀地坐着一个紫袍大汉，这大汉年约四十岁，黝黑的脸上长着乱草般的胡须，身材魁伟，比寻常人高了足足一头，腰间挂着一柄紫鳞刀，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瞪着燕无忧不住地上下打量。

大汉身边是一个身材佝偻，形容枯槁的老者，这老者穿着一件灰色粗布衣，看似寻常的乡间农夫。他只在燕无忧进门时瞥了一眼，然后就一脸漠然地继续低头烤火。

大汉的对面是一个游方道人，他本来背对着门，此时转过身来，朝燕无忧微微颌首。这道人眉目清朗，鹤发童颜，倒也有几分仙风道骨，只是身边依着一个布幡，看上去应该是个算卦先生。

剩下的是一个二十上下的绿衫女子，身材窈窕，面容白皙俊美，神情间看似颇为冷漠，但一双大眼睛里却掩不住一股好奇的神色。虽说她也与另三人围坐在一起烤火，却明显与另外三人隔开了数尺之遥。

燕无忧微微一笑，向众人作了个罗圈揖道：“各位，打搅了，在下江南燕无忧，借贵地避雨，不知哪位是主人？”

围坐的四人尚未回答，忽听门帘“啪嗒”一响，一个青年从里屋走了出来，这青年看上去与燕无忧年纪相仿，身材瘦削，一袭白袍纤尘不染，面色清秀俊美，只是眉宇间略有几分忧郁和落寞之色。

看见燕无忧之后，白袍青年似乎有些不悦，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说道：“哦，想不到又有人来了。”

燕无忧忙对青年道：“阁下可是这屋子主人，在下江南燕无忧……”

白袍青年一挥手打断了燕无忧的话，冷冷说道：“这里是数月前废弃的一个酒馆，我等不过先来一步，也不是主人，公子自便吧。”说完远远地走到门口，背对着众人独自观赏山间夜雨。

燕无忧闻言，道了声打扰，急忙到火堆前烤火。这火堆四周空地也不小，燕无忧便坐在看似和悦的游方道人与灰袍老者之间。

坐了片刻，燕无忧衣服稍觉干爽，一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白玉葫芦，笑道：“我这里有壶陈年汾酒，大家都是江湖中人，萍水相逢，都不必客气，一起喝一杯祛祛寒气吧。”

那虬髯汉子闻言大喜，道：“好啊，小哥，这鬼天气弄得俺浑身都像发了霉，早就想喝上两杯了。”说罢站起身，伸出蒲扇般的大手便要去拿葫芦，手到了半途又觉不妥，缩回来从背囊中取出个铜钵，伸了过去接了半钵，连忙饮了一大口，随后赞道：“果然是好酒。”

游方道士捻髯一笑：“如此多谢燕公子了。”也从包裹里取出个小青花瓷碗，倒了些酒细细品味。

那灰衣老者本来面带疑虑，看那虬髯汉子与游方道士喝了以后都没事，便也取器具倒了些酒，慢慢地喝了几口。

那绿衣女子见众人饮酒，只是端坐未动，略带不屑地哼了一声。门口的白袍青年也对这边的热闹恍若未闻。

游方道士饮尽了碗中酒，笑道：“多蒙燕公子赐酒，贫道摘星子乃一介江湖术士，无以为报，便给公子相相面吧？若是不准时，众位勿笑。”

那道士说罢对着燕无忧细细打量了一番，手捻白须缓缓地说道：“燕公子头角峥嵘，气度不凡，出身当是世家。”

虬髯汉子道：“行了，光是这酒葫芦也值不少银子，谁都看得出这小哥是富贵公子，还用得着你相面？”

道士不以为忤，微微一笑接着道：“公子虽出身不俗，生就才华横溢，只是这双目光流离，有些不妥，只怕是后来入了歧途。另外公子既是武林中人，但武林世家却没有燕姓，依我看……”

燕无忧哈哈一笑，拍了拍道士肩膀说道：“道长，勿要说笑了，在下向来对星象占卜兴致不大。我看各位前辈都久历江湖，莫如给晚辈讲讲武林轶事，以助酒兴。”

那虬髯汉子哈哈笑道：“这个好说，俺酒一下肚，就是没人想听，也憋不住要吹嘘一番。小哥，你要听些什么？”

燕无忧道：“寻常的江湖传闻听来无趣，最好是各位自己亲身经历的武林中的大事，若是最近这几天的事最好不过了。”





2014年

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此话一出，小屋中顿时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盯住了燕无忧，连门口的白袍青年和绿衣女也不例外。

半晌，那游方道士笑咪咪地看着燕无忧缓缓地说道：“好，我就给你讲讲武林中近来出的一件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 摘星子讲的故事

“近些年来，武林中一直风平浪静，若说大事实实在在乏善可陈，不过这两个月江湖盛传出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如今也算是一件事了。两件事的头一件是混沌玉出世，第二件是传说得了混沌玉的司空破风被杀。

“燕公子年轻，贫道就在这里絮叨几句。先说说那混沌玉，这玉乃百年前混沌道人所有之物，有人说上面刻有冠绝天下之内功圣典混沌宝鉴，也有人说此物佩在身上修习内功一日可抵十日，究竟如何无人知晓，总之混沌道人借此纵横武林六十年未逢敌手。更有故老相传此神物可令人延寿一甲子，所以混沌道人百岁之际尚能行走江湖，最后不知所踪。后有玉传人杨暮雨，武功也是独步江湖，年近七十仍丰神如玉，宛若壮年，只是他为人凶暴，多行不义，三十年前，黑白两道纠集数十名顶尖高手联手将其诛杀，是役两道高手死十三人，余者大都带伤，杨暮雨满门尽遭屠戮，自此混沌玉绝迹江湖。

“此番混沌玉再现江湖，据说是京师有名的盗墓贼罗黑子从古墓中挖出，至于这玉何以到了墓中已无人知晓。消息传出不久，武林人物蜂拥而至，争夺之下，多有死伤，最后据说被川北独行大盗单舞阳所获。罗黑子分文未获，倒搭上了性命。这单舞阳自知怀璧之罪难免，一路向东逃去，准备买舟出海。武林人物一路追杀，不日，单舞阳死于蓬莱，但混沌玉不知去向。过了些时日，江湖上有风声传出，玉或为东南武林盟主风云谷的司空破风所得。

“这司空破风实非常人，他武功高强，掌法号称江南第一，更兼为人聪颖，三教九流无所不通。他的弟弟司空破云近年极少行走江湖，但武功据说也不在其下，此外风云谷门下人才济济，人脉深厚，多年来无人敢轻侮。

“如此一来，寻常武林人物自知无力争夺，名门大派如少林武当也

不便上门硬抢。武林中倒也平静了几日。只是过了不久，正是司空破风的五十一岁寿辰。心有不甘的武林人物纷纷以祝寿为名，会聚风云谷，以便窥探虚实，伺机抢夺，自然也有些只是为看热闹而来的。总之，这司空破风五十一岁的寿辰本来一个客人没请，却倒比去年五十大寿时热闹了数倍。说到这里，此处甚为荒僻，各位今日到了这里，怕都是从风云谷而来吧。

“贫道叫摘星子，在江湖上小有名气，各位看似都不知道我这一号人物，那也寻常，因为贫道的功夫本来就不入流，那一点儿名气靠的却是给人看相占卜得来的。武林中人过的是刀头舔血的日子，多敬鬼神，手头又大方，是再好不过的客人了。风云谷既有这样的事儿，贫道自然免不了去凑个热闹。

“这风云谷分内谷与外谷，外谷如今已是个两千余户人家的村镇，里面大都是寻常百姓，客栈酒肆一应俱全。内谷建有黑石堡，是司空家的地盘，有五里见方，寻常人去不得。此次到风云谷的武林人物，有些头脸的都进了黑石堡，像贫道这样不入流的人物，却只在外谷闲荡，所以这些堡外的武林人物大多武功平平，抢夺混沌玉没什么指望，也就是来瞎凑热闹而已。

“司空破风的寿辰是十月二十三，我提早两天到了风云谷，也就是昨天。这时谷中已经聚集了不少武林人物，客栈里几乎住满。我旅途劳顿，晚上就早早睡了，不料睡到三更时分，四处鼓噪起来，我起身看时，原来是黑石堡中起了火。谷中来的人有的是窥视那玉，也有的是司空家的朋友或仇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带上刀剑，向黑石堡涌去。到了门口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群江湖豪客都被守卫挡在外面。大家一直喧闹到天明，才逐渐散去。

“不久，有消息传来，昨夜风云谷谷主司空破风被杀，二谷主司空破云不知所踪，出了这般大事，黑石堡中一直很平静，外谷中客栈酒肆中来往的江湖人士却都一脸肃杀，不久又有传出青城派的玄机道人被杀的消息，据说是与青城派有过节的崆峒派所为。气氛更加紧张了，虽然谷中暂没出什么变故，但以贫道的经验看，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当要有一场大乱。

“很多人都在谷中等着夺玉，也有想为司空破风报仇的，也有趁火





2014年

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打劫了却私怨的。凭老道这两下子，玉是万万得不到了，我与那司空破风也非亲非故，一旦打起来，把这老骨头搭上了，可万万不值得，于是我赶忙逃出谷来。况且依贫道看，这些年每每有玉的传言，到后来全是假的，这次司空破风得了玉一说，怕也是以讹传讹，或是仇人栽赃，试想如果他真得了玉，岂有不练之理？他本来武功卓绝，再练过混沌宝鉴，如何能被人轻易杀死。”

那虬髯大汉呵呵一笑道：“老道爷错了，那混沌玉的确出世了，也确实被司空破风得了，只是他拿到手的时间比传闻要晚些，估计还没练混沌宝鉴。此中详情江湖中人知道的寥寥无几，我厉万雄却是一个，因为那玉正是我带到风云谷中的。”

看着众人惊异的神情，那大汉面带得意之色说道：“要想知道内情，各位还是得听我说。”

二 厉万雄讲的故事

“俺厉万雄乃是山东一带赫赫有名的北海镖局的总镖头，人称黑风刀客，一柄紫鳞刀在江湖上也算少有敌手。

“半月前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登州府自家的镖局里饮酒，忽有客人上门。那客人浑身罩着一件黑袍子，戴着宽沿斗笠，完全看不清面目，声音嘶哑，一听就是伪装过的。不过这倒也没啥，俺干了二十年镖局，比这怪异的客人也见多了，且不管客人是什么来头，给钱就好。这客人给钱倒是不少，甩手就是两锭金子，每锭足有二十两。他让我二十日内把一个雕花黑木盒子送到风云谷司空谷主手中。

“一听这买卖，俺就来了精神，别说这还有许多金子，就是一文钱不给，俺也早就想结识一下司空谷主了，只是苦于没有机缘。要是他老人家照应，以后东南道上，俺北海镖局肯定是畅通无阻了。再说山东一带那么多镖局，人家偏偏选中了北海镖局给风云谷押镖，这本身就是莫大的光彩。

“俺接了镖也不敢大意，把盒子带在身上，备了一匹快马，一路晓行夜宿，仗着多年江湖经验与手中的这柄紫鳞刀，倒也未出差错。

“说到这里各位想来也明白了，俺带到风云谷的正是混沌玉。说实

话俺若是一开始就知道实情，说什么也没这胆量接镖。这是到了风云谷，见了司空谷主，打开盒子俺才知道的。虽然司空谷主当时未明说，但他一见那盒中之物，顿时双眼放光，手都哆嗦了。试想以谷主的身份，除了混沌玉又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如此动心？俺也偷眼看了盒中之物，那是一块约莫有半尺的圆形古玉，中间有孔，上面刻了些密密麻麻的奇形文字，正与传言中的混沌玉一致。司空谷主收起了那块玉，拍着俺的肩膀对俺说，俺这次为他办成了大事，日后若是有什么为难之处，只管来找我。当时俺乐坏了，再多的金银财宝也不如谷主这句话。只可惜，唉……”

厉万雄说到这里，眼见众人神色中都有些怀疑，又道：“各位想来不信，以风云谷的本事，何以让我厉万雄带这宝贝？我初时也不解，后来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司空谷主武功自不必说，只是我赶到风云谷时他在谷中，可见得玉之时他尚在江南，二谷主司空破云甚少出谷，众所周知。比起谷中二代弟子，厉万雄这柄紫鳞刀倒也派得上用场。这是其一。其二，当时无人知晓我带了混沌玉，有意图夺宝的高手都盯住了风云谷中人，有些许小贼也不在我厉某眼中，我自然一路平安无事到了地头。司空谷主拿俺当朋友看，让俺住在黑石堡中，本来准备等他老人家寿诞之后，再回登州，谁想昨晚就出了这般大事。

“其实我这么说不光是因为我看见了玉，各位想想以那风云谷的势力，两位谷主的武功，为了些蝇头小利谁会去杀司空破风？”

那一直沉默不语的白袍青年忽地发出一声冷笑：“厉万雄啊，厉万雄，以你这样一个人物出来走江湖，居然活到了现在，也着实不容易。”

“浑蛋小白脸，你说什么？”厉万雄怒吼一声，站起身来，就要向那青年扑去。

“且听他说完。”身边那灰衣老者说着，伸手在厉万雄肩头轻轻一按，厉万雄但觉一股大力袭来，偌大的身躯不由矮了下来，不偏不倚又坐回到了凳子上。

厉万雄又惊又怒，一时不知所措，只是瞪着那老者说了句：“你，你……”后半截话却说不出来了。

那白袍青年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一把乌沉沉的描金折扇，这折扇在这阴冷的雨夜里显得有些突兀。青年轻摇折扇，嘴角带着一丝轻蔑的笑：“其实厉镖头说的话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只是这假话一半是你编的，一半却





2014年

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是被人骗了。以你所言，半月前接镖，单骑奔赴风云谷，一路未遇阻碍，何以用了十多日才到？”

厉万雄面色略显尴尬道：“此事说起来，诸位勿笑！俺厉某也算老江湖了，哪知道这次到了扬州，竟被丽春院一个叫李小小的姐儿迷上了，嘿，那小骚娘们，一身雪白的肉皮，两只俏眼真能勾了人的魂儿去，那风流手段更不必说，我和她一直缠绵了四日，眼看再不走就误了期限，无奈之下才起了身。”

青年摇摇头：“厉镖头不必自污，你与风云谷好不容易搭上关系，风云谷居丧之际，你若心中没鬼，怎会不顾礼仪，匆匆离谷？你找李小小是幌子，找扬州玉匠鬼手王七才是真。只是那鬼手王七手艺虽精，四五日内做的假玉如何瞒得过司空破风？须知那司空破风为人出了名的足智多谋，学识广博，若是被你这样一个粗汉骗了，岂不可笑？只是那司空破风故作不知罢了。若不是他当夜横死，只怕不出几日，江湖中就知道你调换了混沌玉。各路人马纷纷找上门来，那时你拿不出真玉，怕是满门性命堪忧。你厉万雄武功平平，头脑简单，人品不堪，再加上贪心大胆。正是如此，司空破风才看上你了，真是做替死鬼的不二人选啊。”

厉万雄听了一言不发，冷汗淋漓。

老者叹了口气：“这位公子说得不错，厉镖头你能活到今天确实是走运，我也一直觉得那玉是假的，看你还有些怀疑，那老朽也来说上几句吧。”

三 仇清渊讲的故事

“既是江湖中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其中的苦辣酸甜各有不同。老夫叫仇清渊，这个名字在座的可能没人知道，但在二十年前我也曾一度名扬天下。那时我仇清渊自幼修习的大天雷掌法已有小成，人又正值壮年，满腔热血，一心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出道不足两个月，我连败三名掌法名家，顿时名震江湖。那时司空破风的风云九式在江湖上威名正盛，于是我决定与他一决高下，结果不用说各位也知道了，司空破风多年来依旧称雄江湖，我却从此隐迹山林，刀耕火种，茹毛饮血，一心揣摩掌法，这一隐就是二十年。”仇清渊长叹了一口气，“二十年啊，

连鬓边的头发都白了。总算天不负我，这几年我掌法上的造诣大为精进，于是我决心出山，与司空破风一较高下。”

“那么前辈与司空破风较量过没有？”听得兴味十足的燕无忧问道。

仇清渊点点头：“较量过，只是未分高下。”

“哦！”众人不由愕然。

仇清渊接着道：“原本我也以为这一次定要分个高下，甚至一决生死。那夜，我趁月色进了风云谷。那风云谷名声显赫，其实外紧内松，防卫也不过尔尔。二十年前我进过黑石堡，没费多大力气便找到了司空破风。司空破风那时就在花园，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却已认不得我了，当下他轻轻叹了口气，说道：‘终于有人来了，好吧，不管你是哪路好汉，若是胜了我一招半式，尽可将玉取去。’我一愣，本来我来此为与他一决高下，却不知要玉做什么？不过我二十年来朝思暮想便是与司空破风一战，这些小节也不放在心上了。”

“交手十余式，我似乎觉得司空破风功力竟大不如前，心中奇怪，于是跳出圈外，问道：‘司空破风，你为何不出全力，难道你小视我仇清渊吗？’”

“司空破风摇摇头：‘我费尽心机，得了混沌玉，真假难辨，一时也揣摩不透，反倒让江湖上人人视我为眼中钉，必欲取我性命，夺这玉。如今我风云谷大祸临头，此时我心神不定，未战先输了一半，罢了，算我输了，玉你拿去。’”

“我摇头道：‘既然你心中有事，我胜之不武，咱们等你事毕再战，我所学大天雷掌法博大精深，终一生也难领悟十之一二，要那玉做什么？’说罢，我离了黑石堡。”

“此事我后来想起，颇为不解，莫说司空破风是武林翘楚，就是寻常武夫，得了玉岂有轻易让出之理。如今看来那是因为司空破风手中是假玉，正欲嫁祸于人。我在风云谷住了几天，想等事情有了结果再会会司空破风。不料昨夜黑石堡火起，司空破风身死，老夫初时心中郁郁，我多年深山苦练，只为与司空破风一决高下，想不到他却横死。现在细细想来也暗中庆幸，若是我当时贪念一起，拿了玉，死的必是我仇清渊。想我辈武功再高，又如何比得上当年杨暮雨，群狼窥伺之下，终难逃一命。我话已至此，厉镖头，你还藏着那假玉做什么？”





2014年

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厉万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结结巴巴地说道：“各位莫要说笑了，我厉万雄身上哪有什么玉？”

燕无忧抚掌笑道：“厉镖头倒不是常撒谎的人，嘴里这般说着，那眼神却止不住地看那地上的背囊。只是你饮酒之际，囊中的玉已被我拿了。”

“什么？”厉万雄一惊，急忙打开自己的背囊，一翻之下，一块约莫半尺的圆形玉掉了出来，原来却是被燕无忧骗了。

白袍青年瞅了一眼，冷笑道：“混沌玉相传乃千年古玉，这一块连百年也不足，亏你还是一个镖头，竟如此不识货。”

燕无忧笑道：“这玉怕是司空破风自行仿制的，好在也能值二十两纹银。”

厉万雄捧着玉正不知所措，闻言狠狠地把玉摔了个粉碎，怒道：“老子托鬼手王七做的玉也值一百两，却为了这破烂险些被司空破风害了性命。奶奶的，司空老贼，他竟如此阴险。”

那白袍青年说道：“今天大家讲故事讲得热闹，我也来了兴致，一起说说这司空破风的故事。其实这司空破风身死的真相，在这里有两个人知道，我就是其中一个。”

四 唐衣雪讲的故事

摘星子插言道：“这位公子说是只比我早到了片刻，身上没带雨具，却也未淋湿，这场雨是顺东南风而来，在东方已下了许久，由此可见公子必是自西而来，可风云谷在东方，谷中之事你如何能知道？”

白袍青年傲然道：“不错，我确实是自西方来，还没到过风云谷。但我确实知道风云谷的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唐衣雪。”

青年的话刚说完，屋中人不由都“哦！”了一声。“京华唐衣雪”绝对是近年武林中被提到过最多的几个字。

唐衣雪——近百年来最年轻的六扇门总捕头，一个看似孤傲冷漠的少年公子。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也没人见过他如何办案，只是他上任只一年多，便破了五起多年的疑案，抓了三名六扇门缉捕多年不得的逃犯。而这三名逃犯俱是以武功高强兼智计过人而闻名江湖的凶徒。最近，

连享誉十余年的京城神捕“天罗地网”兄弟二人也成了他的助手。

“我虽未到风云谷，但天罗地网兄弟都在，名为祝寿，实际因为近日为这混沌玉，死伤甚重，司空破风怕是难逃干系，如此重案，六扇门岂能不管。昨夜司空破风身死，他们便飞鸽传书，把案情告诉了我。我即刻赶来，被大雨阻于此处。”

摘星子道：“唐公子停于此地，怕也是守株待兔之意吧，从谷中出来只有这一条路。如此天气恐怕来往之人也要在此落脚。”

唐衣雪微微一笑：“不错，而且据我所知，那杀了司空破风之人也在这屋中。”

“是谁？”众人闻言一阵惊呼，互相打量了身边之人一番，目光又集中到唐衣雪身上。

唐衣雪道：“各位只知道司空破风死了，却不知死时的详情，只道是高手夺玉，死于争斗中。听我说完之后，便知道杀他的是何许人了。”

“司空破风胸口中刀，死在自己卧室的床上，最初起火的也是那间卧室，那场火烧了约莫半个时辰就被扑灭了。此事看来疑点甚多，以司空破风武功，就算睡着了也不会被人摸至床前，一刀刺中。诸位大概也想到了，他必定是先中了毒。天罗地网两位前辈也这般想，一查之下，便发现死者中了十日睡的迷药。江湖中有这迷药的只有西南万花谷一派。万花谷门下人丁稀少，武功平平，用药却是武林一绝。该派这几年在江湖上走动的只有赤霞仙子莫飞云，传言这莫飞云为司空破风始乱终弃，于数月前从华山之巅跳下身死。对了，万花谷一派向来只有女子。”

众人闻言都看向那绿衣少女，唯独燕无忧摇头道：“就算如此，也不能说女子就是下药杀人之人。”

唐衣雪点点头：“那是自然，当然还有其他疑点。一是以司空破风的身手，陌生人要靠近下药殊为不易，所以下药之人身份怕有些特殊。二是司空破风胸口中刀，当时并没死，他挣扎着自己上了金疮药，后来不支死于火中。试想连一个中了迷药的人都杀不死的人，那必定不是老江湖。

“这里我总结一下，一来这凶手是女子，二来凶手江湖经验不足，三来凶手易于接近司空破风。如果眼前这位姑娘是凶手，我觉得恰巧很合适，首先是身份，我觉得这位姑娘穿的衣服像极了大户人家丫鬟穿的，





2014年

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我来得早，看见姑娘从风云谷方向来，谷中大户也只有司空一家。而且姑娘身负武功，显然也不是寻常人家的丫鬟。若姑娘是司空家里的丫鬟，在司空破风身边下药只怕不难。老手杀人后很可能佯装无事，就算要逃也必然换过了衣服，若是江湖经验不足的人，杀人之后连丫鬟衣服也不换就匆忙逃走倒很正常。从时间上看，从风云谷逃出，想来此时也该到了此处了。”

五 莫飞雨讲的故事

那绿衣女咬着下唇，沉默了半晌，淡淡地说道：“不错，是我杀了司空破风，我也不想隐瞒。或许谁也不相信名震江湖的司空破风会死在我一个初出江湖的小女子手中。这是我第一次杀人，看来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叫莫飞雨，江湖上没有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是第一次出来行走江湖。我自幼长在万花谷。我没有父母，只有师父和师姐。从小师父教我们读书习武，采药炼药。我十四岁那年，师父去世了。我就与师姐一起住在谷中，师姐叫莫飞云，大我四岁，她不是我的亲姐姐，却比亲姐姐还好，没了师父，有她处处照顾我，日子一点儿也不苦。我们还和以往一样每日读书习武，采药炼药。偶尔到谷外卖药买回些杂物。”

“这样一直过了几年，有一天师姐忽然告诉我，她想出去走走。我劝她说，外面有什么好？我们在谷里不是很好吗？她笑了，拍拍我的脑袋说，你不懂。我的确不懂，反正师姐是走了。她走的那天是个月圆的晚上，等到下一次月圆时，师姐回来了。”

“她看上去好兴奋，和我讲起许多外面的事，可我一点儿不觉得有趣，心中隐约觉得师姐还会离开我。过了不久师姐果然又离开了。这一次，她离谷的时间更长。渐渐地，师姐在谷外的时间多了，后来只是每隔一两个月才回来看我一次。每次回来她都会给我带好多东西，有漂亮衣服，没吃过的食物还有一些稀奇的小玩意。我们的感情还和以前一样好，每次都会聊到深夜，这样我知道了她在江湖上的一切。”

“今年初春时分，师姐又出谷了。我一个人独自留在谷中，眼看着谷中的花儿开了又谢，谷中的鸟儿去了又来。月亮圆了缺，缺了圆，但